

华教工作廿二年

1960—1981

沈玉池著

<上>

1984

華教工作廿二年

沈慕羽題



沈玉池著

序

華裔在馬來西亞維護民族權益，辦華校，從事華教運動，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挑戰。不但要出力還要出錢，更須擁有寬廣的胸懷，堅韌不拔的精神，決不能因外間的毀譽褒貶而動搖，所以箇中滋味真是不足爲外人道，更不是外人所能理解或諒解。

沈玉池先生曾是砂撈越華教的重要人物，服務華校二十多年，對華教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沈先生熟悉砂撈越州的華校的發展情況，尤其是華文獨中的創設和發展歷程更是瞭如指掌。現在沈先生憑着豐富的辦學經驗把這二十多年來紛繁複雜的華校事跡，通過他的生花之筆寫成回憶錄問世，這對於瞭解砂撈越州華校史實是一份值得參考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華社賢達能將他參與華社各種活動的寶貴經驗，記錄下來，編纂成書，以備後輩參考和借鏡，從而激發起更多熱愛民族關心華裔前途的接班人，爲捍衛華裔權益而奮鬥。

全國華校董總主席 林晃昇



序

於文海

沈玉池先生要出版回忆录——兼教学工作二十年的单行本，要我写序，我就谨草数语以应命，聊表寸心。因为我们曾是同一条藤上的瓜嘛，有道是恭敬不如从人，命何！

沈先生在东马砂劳越，我在西马吉隆坡，天各一方，却由於民族语文、文化在教育的问题而结识，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工作。正所谓道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沈先生被迫退休，将他的兼教学工作二十年的经过，质之于天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他的理解，时间是最好的证人。

我们翻查历史，了解真相，可以不问历史罪人，但，总得有个是非。明辨大是大非，为人处世，才有準绳，才算前事不忘，後事之师。

沈先生的回忆录，未必是辉煌的史史巨著，很可能被视作稗官野史。不过，大家也知道稗官野史不但不违於正史，其可读性有时更是正史所不及的。何况，沈先生是在现身说法，我们都去古未远，更确切地说都是剧中人，其人其事，是不难印证的。尤其是经过波折才面世之作，近乎禁书，闭门读禁书，一来也是存序。

於文海

稿於1984年9月14日

沈 序

沈濟寬

從前有一位學者說：「中國的廿四史，是一部相斫書。」這種話雖有其道理，但總嫌未免說得過火。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每當改朝換代的時候，自然會有互相攻伐，互相斫殺的事情發生，證之世界各國又何獨不然。遠的不說，就以自卅年代直至今日，這五十年中，舉世擾攘，殺人如麻，其慘烈可說：「古已有之，於今爲烈。」若把這些事跡記載下來，豈不又成相斫書了？

實際上，歷史所記載的事跡，互相斫殺只不過一小部份罷了，而有關歷朝的典章，文物，制度，和社會民情，經濟狀況，以及種種變革的軌跡，在在都足爲後人借鏡，知所取法的。就以文化發展而論，從三代經秦漢以至今日，都有其脈絡可尋，苟無史書可讀，後人何由得知呢。

我們遠離祖國，馴至成爲住在國的公民，對所在地已視爲自己的鄉邦，自有必要了解其歷史背景，在可能時，並將身之所經的有關歷史性的事件記述下來，留爲後人閱覽，讓他們知道某時某地曾經發生過某種重大的事情，不至事過境遷，便烟沒無聞，這是多有價值的工作啊。

沈玉池先生雖爲一個成功的商人；但他好學不倦，業餘經常浸淫於群書中，長期以來，積聚既豐，發爲文章，自不同凡響。他於事業成功之後，便獻身社會，爲教育，慈善，公益服務。凡事竭智盡心，悉力以赴，表現良好，爲社會人士所尊敬。他對華文教育之愛護尤具熱忱，廿多年來在古晉中華中學校董會，由校董而祕書長，其間經過無數風風雨雨，每一役他都以堅定的意志，與其同僚共謀應付之策，使華教安如磐石，厥功頗偉。

近年由於華社人才輩出，繼起有人，且其年事亦復不少，乃潔身引退，過其悠閒的生活。一個素嗜讀書寫作的人，清閒既久，難免靜極思動，何況過去收集有關華教之資料甚多，把它編寫

成文，爲華教保留一段寶貴史實，誠有深遠之意義也。

這篇以「華教工作廿二年」爲題的鴻文，在報章連載多日，我已拜讀過了。難爲他把那麼多年的資料，保留得那麼完整，經其犀利的文筆敘述出來，廿多年華教的種種變革，所遭遇的種種困難，以及是是非非，在時間的見證下，重復呈現眼前，而一切是是非非的問題，也已昭然大白了。當世獻身爲華教服務的賢哲甚多，然能如沈氏把一切資料保存下來，編成華教一段史實者，則尚未曾見。於此可見，是篇之作，彌足珍貴也。

最近沈氏擬將該文印成單行本問世，向余索序。大義當前，欣然應命。乃就所知，概述如上，是爲序。

一九八四·五·十·

自序

19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圖謀鯨吞中國，中國人民激于愛國精神，懷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因之抗日情緒非常激昂高漲，匯成一種“抗日救國”的呼聲，要求當時的中國政府領導人民奮起抵抗日本的侵略。

一班愛國文人，以大義凜然的姿態，爲文著論，大聲疾呼全國各黨派捐棄政見，團結一致，聯合抗日，以救中國。

可惜當時中國政府，實行“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大力剿共，引起內戰，對外則採取妥協政策，對日本的侵略事事遷就退讓。

上海有七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憤于日本的侵略，忿于中國政府的妥協，不抵抗政策，痛于國事日非，亡國有日的憂國愛國的精神，特聯合上書政府，痛陳“先安內後攘外”的不是，應各黨派聯合一致槍口對外，實行抗日以救中國。

七君子的愛國言行，不爲政府所接受，尚被提控于法庭，判以罪責。時人稱七君子服“愛國罪”。

中國大文豪魯迅先生感于日本侵略有增無減，政府實行內戰，對外採取妥協，致國事日非，魯迅先生激于愛國的精神，對執政者的誤國行爲，以冷諷熱嘲的犀利筆調，加以抨擊伐撻。

當時中國實行新聞檢查制度，舉凡新聞，評論，雜文，短評，一切文稿均要經檢查官查閱後，認可始能刊印出版。

新聞檢查官對魯迅的文稿檢查甚嚴，最後凡是魯迅的文稿一概不准刊登。

魯迅先生爲了要避過檢查官的“慧眼”，所有文稿經常改換筆名，甚至要請人抄寫，使不被認出筆跡。

魯迅先生在“花邊文學”的序言裡寫道「……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

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到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

當時愛國文人，處在「愛國有罪」與新聞檢查制度的情況下，對國事與時弊未能暢所欲言地發抒意見，其痛苦心情，令人同情。

但有部份愛國文人，仍不氣餒，轉而投稿租界內的華文報，仍得以與讀者見面。

砂拉越政府對新聞並沒有實施檢查制度，但各華文報却採取穩重與謹慎的態度，以處理投稿的文章。往往一篇文章，在副刊編輯或總編輯的筆下，被刪除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

因中間被刪除的文字，編輯不留下空白，使得上句不接下句，下段不接上段。這些都要由作者來負責，使讀者誤認作者是如此的差勁不通。

我的一篇「華教工作廿二年」的文稿，乃是我出任古晉中華中學校董會校董的工作實錄的回顧，我寫稿時已效法魯迅先生先抽骨頭的作法，將人名改以X X X或某某了。

我將該篇文稿投各華文報要求發表，有兩間報館將原稿退還，不予發表。X X日報却發表了廿餘天，便忽然停止刊載。詢問編輯先生，回說是上司老板下令不准發表。某日報也發表將近卅篇便忽然停止刊載，但並不向讀者說明停止刊載的原因。我經常接獲讀者來電詢問，何以不繼續發表？

更有一間日報，雖連續刊載三個多月之久，但却錯字百出，編輯先生隨意刪除，使得該回目的文章失却原來面貌，不倫不類。更有甚于此者，乃是將上回目的文字忽然殺住，接以下回目的文字，使得整篇文章亂七八糟，雜亂無章，令讀者感到瞠目結舌，不知所云。

有幾位讀者打電話說：「你的文章很亂，我們看不懂」。因之我對該報失却信心，不敢將後半段文稿交上。

砂拉越尤其是古晉市華人社會，自從發生支持獨大與反對獨大的論爭後，便界綫分明，造成派別斗争。我因支持獨大，致遭受反獨大人士的排擠為難，連回憶錄的文字也難于見報。

我所處雖是1980年代的古晉市華人社會，但却比1930年代中國愛國有罪的處境更難于發抒意見。讀者不難想像，砂拉越尤其是古晉市華人社會文化界的處境是否比中國1930年代的新聞檢查制度更加X X？于是決定將“華教工作廿二年”的回憶錄印成單行本了。

1984年3月1日沈玉池

沈玉池編著

華教工作廿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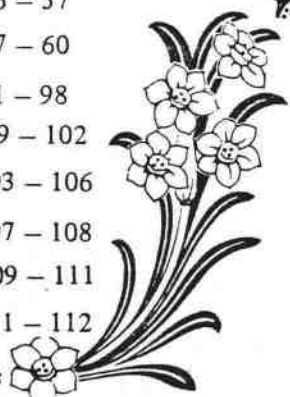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一年)

華教工作廿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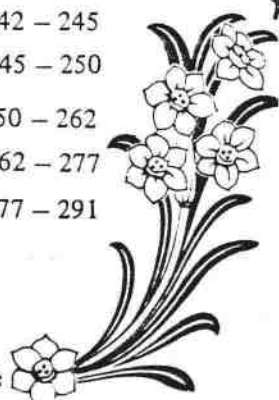
1960年—1981年

目 錄

	陸序	
	沈序	
	自序	
	前言	1 - 3
一	虛心學習，冀能補拙。	4
二	校長回台，軒然大波。	5 - 8
三	縮小組織，限制職權。	9 - 19
四	華文中學，十年改制。	20 - 41
五	中華校董，一分為二。	42 - 43
六	驟膺重任，如履薄冰。	44 - 45
七	調整薪金，教師罷教。	46 - 52
八	教育部長，通融辦理。	53 - 55
九	創辦四中，收落選生。	56 - 57
一〇	收回二中，接受改制。	57 - 60
一一	教長吊銷，二中註冊。	61 - 98
一二	二中動產，澈夜搬空。	99 - 102
一三	雙重打擊，迫遷三中。	103 - 106
一四	中華校名，建議改換。	107 - 108
一五	小學校董，不予合作。	109 - 111
一六	校董章程，重新修訂。	111 - 112
一七		



一八	中選祕書，受寵若驚。	113 - 114
一九	四中商科，移往三中。	115
二〇	誣告校長，查無實據。	116 - 117
二一	主席公正，是非分明。	118 - 122
二二	善堂報效，遊藝場所。	122 - 123
二三	四中校址，託管風波。	124 - 145
二四	留台教師，抗議交涉。	146 - 147
二五	維護華教，促進華文。	148 - 155
二六	不准開會，目的已達。	156 - 157
二七	熱愛華教，惠及友族。	158 - 160
二八	劉伯奎氏，主政一中。	161 - 164
二九	高中分科，掀起風波。	165 - 175
三〇	劃一程度，實行統考。	176 - 186
三一	辦高英班，引起爭論。	187 - 198
三二	維護華教，抱殘守缺？	199 - 206
三三	要求承認，高中文憑。	207 - 215
三四	參與爭取，創辦獨大。	216 - 238
三五	籌募經費，遊藝大會。	238 - 242
三六	摯友有難，加以援手。	242 - 245
三七	宣揚教育，組訪問隊。	245 - 250
三八	教育字眼，受促取銷。	250 - 262
三九	學生減少，歸罪校長。	262 - 277
四〇	孔誕演詞，褒貶不一。	277 - 291



四一	出席全國，董教大會。	292 - 305
四二	新任校長，引起風波。	306 - 313
四三	留台主席，批評建議。	313 - 324
四四	發行彩票，竟遭非議。	325 - 330
四五	上課日數，董教之爭。	331 - 344
四六	千人宴會，高潮迭起。	345 - 353
四七	組銅樂隊，訪問各地。	354 - 371
四八	千人宴會，餘波蕩漾。	372 - 376
四九	歪曲事實，妄加罪責。	376 - 392
五〇	商會主席，捐建禮堂。	393 - 413
五一	提高待遇，調整薪金。	413 - 431
五二	職責所在，無畏無私。	432 - 444
五三	華小獨中，設工委會。	445 - 456
五四	全州華校，組董聯會。	457 - 464
五五	設貸學金，培養師資。	465 - 478
五六	家庭訪問，廣招學生。	479 - 497
五七	校長職位，有所誤會。	498 - 501
五八	二小擴建，有所建議。	502 - 510
五九	支持獨大，義無反顧。	511 - 536
六〇	身在人聯，心存華教。	537 - 553
六一	協助華小，進行籌募。	554 - 559
六二	獨中永久，教育基金。	560 - 579
六三	維護華教，遭受排擠。	580 - 581
六四	校董職務，確是苦差。	582 - 585
六五	辦事職員，公忠職守。	585 - 586
六六	撤銷代表，應予感激。	586 - 590



一 前言

我于1960年被我會——詔安會館選為代表，出任古晉中華校董會之校董，至1981年4月5日不獲我會選派止，共担任校董達廿二年之久。

在這廿二年漫長的歲月裡，華文教育——華小與獨中，遭受風風雨雨，歷盡滄桑，國家教育政策的製定，教育法令的通過，教育制度的施行，官員行政上執行的偏差，在在都對華教有意地或無意地施于不利的影響。

在這期間，校董會為了維護民族母語教育的生存與發展，曾經展開了以下的措施。

諸如接受改制與否的問題，分而治之的措施——校董會成員只限十五人，二中事件，三中追遷，教師罷教，四中托管的爭執，教育部廢除高中會考，吁請政府承認高中之文憑，發動全州華文獨中實行統考，進行家庭訪問，發動維護華教促進華文運動，高中文理分科的芻議，附設高英班的論爭，參與爭取創辦，獨立大學的行列，本州實行小學自動升中學制度，獨中學生銳減，校董會採取應變辦法，發動千人宴會，組織籃球隊銅樂隊訪問第一二三省，以聯絡各地民衆，爭取廣獲支持的措施與途徑。

以上諸多艱巨的關係民族母語教育的工作，我都身歷其境地參與。與其他校董並肩攜手合作，站在最前線的崗位上，爭取華教在國家憲法明文規定所賦予的應享有合法地位。

卸職以後，各友好輩競相鼓勵我寫回憶錄。我也自思，在這廿二年的漫長歲月裡，親身參與工作，經過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工作期間，其中苦樂，責任攸關社會輿論、褒貶壓力，身受者自知。如能寫成回憶錄，公諸報端，既可作為個人歷史回顧的片段，也可供社會人士透視過去的史事。明瞭民族母語教育所走的道路是如何地曲折，崎嶇。

但每臨要執筆書寫時，却又猶豫不決起來，無法下筆。原因是：

- 1 我讀書不多，學識淺薄，拙于文筆，不善辭藻，難登大雅之堂，深恐貽笑大方。
- 2 參與支持獨大，揭露首省獨中永久教育基金事項，致引起論戰，週旋于豪門權貴所豢養的幫閒清客的斗争，故不能安心書寫。
- 3 既是寫回憶錄，便要忠于歷史，照實直書，也就不能隱惡了。這樣難免要暴露部份人士的虛偽的真面目而得罪于人。如要不得罪人，只好隱惡，但却不忠于歷史。

隱惡與不忠于歷史，是我所不願做的。因與我做人的原則與處事的立場不相吻合，是以日復一日，因循至今。

獨大與獨中基金的論爭，現暫告一段落，較為清閒與有時間，也較能集中精神思考，同時也退一步想，我不是文人，無意希望將拙作藏諸名山傳于後世，只作為個人歷史片段的回顧，以收溫故知新之效已足，同時也採取兩全其美的辦法，即照事實直書，人名則以X X或某先生代替，既能忠于歷史，又不使人難堪，於是便執筆塗鴨了。

濫竽校董廿二年期間，所代表公會及所擔任職務如下：

第一任：	1960年	代表：	職務：
	1961年	詔安會館	財務委員
第二任：	1962年	代表：	職務：
	1963年	詔安會館	學務主任
第三任：	1964年	代表：	職務：
	1965年	福建公會	祕書長兼
	1966年		學務主任

1967年	代表：	職務：
第四任：1968年	福建公會	秘書長兼
1969年		學務主任

1970年	代表：	職務：
第五任：1971年	福建公會	秘書長兼
1972年		學務主任

1973年	代表：	職務：
第六任：1974年	福建公會	秘書長兼
1975年		學務主任

1976年	代表：	職務：
第七任：1977年	福建公會	秘書長兼
1978年		學務主任

1979年	代表：	職務：
第八任：1980年	詔安會館	秘書長兼
1981年		副學務主任

1981年4月5日不被我會——詔安會館選派為代表而終止校董職務。

二 虛心學習 冀能補拙

我因受教育不深，只戰前福建學校初中畢業，可說是才疏學淺。畢業後曾任第三省烏驛坡華小教職一年，對於教育的涉獵，可說是非常的膚淺。

日本佔領本邦後，生活困難，日日處於飢寒線上掙扎，故對於文字更加疏遠。

本邦光復後，又受家庭負擔之累，忙於經營峇哥柴與沙石生意，日日與馬來工友接觸交談，無暇閱讀書報，甚至連華語也少有機會應用了。故對於教育問題更加脫節與生疏。

幸而在學生時代，養成一種習慣，即在臨睡前，枕頭邊必點燃一枝臘燭，閱讀書報，至手酸才熄燭睡眠。故每晚都利用臨睡前這段時間，閱讀當天的報紙，藉以瞭解社會世界的新聞動態，也靠此方保持與文字不致完全脫離。但對教育問題却是完全隔膜了。

1959年10月間，突接我會——詔安會館之通知，會館選派我出任明年度古晉中華校董會校董。使我受寵若驚，即以沒有時間，資歷不深，對教育是門外漢為辭。可是不獲我會接受，故只好勉為其難，濫竽充數了。

我鑒于校董責任之重大，又自知本身對教育的認識膚淺，深恐有負會館之委托。於是便抱着虛心學習的態度，冀收勤能補拙之效。

從1959年11月5日本市十四社團代表大會，互選1960——1961年度校董職位起，我便不管是校董會全體大會或是財務會議以及其他小組會議，凡我有職務的會議，我便逢會必到。在會議上我便細心聆聽報告，聽取其他校董發言。會前也必細心閱讀前次會議記錄，並將記錄收存文夾，以備翻閱學習。

我在虛心學習中尋求進步，逐漸熟識校董會的行政及學校的事項。是以後受委出任學務主任兼祕書長的張本。